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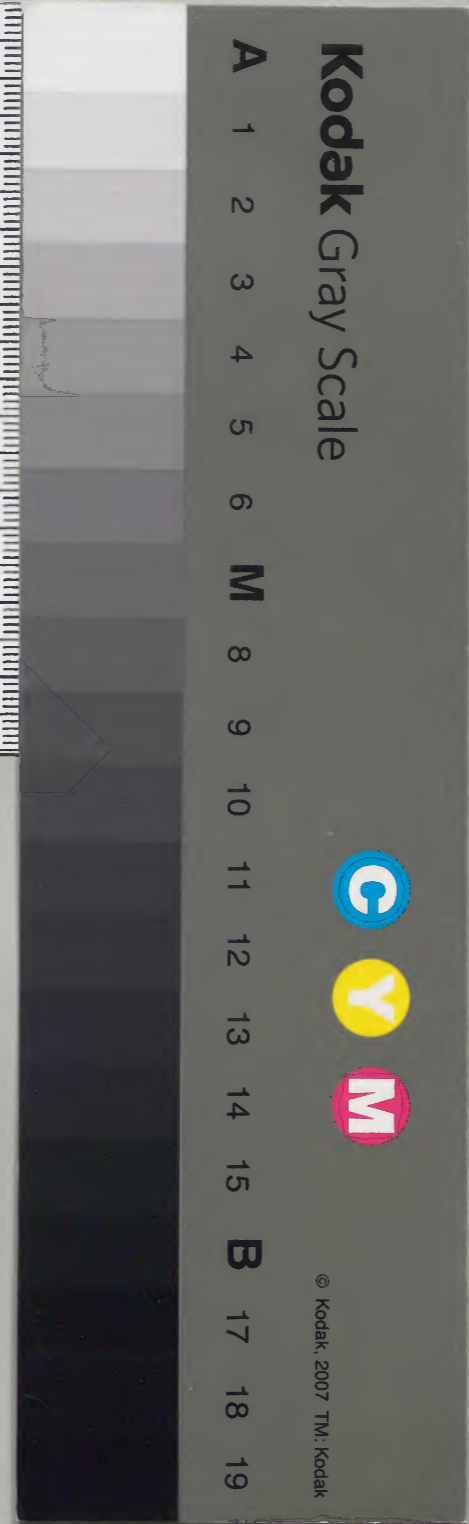
大東世語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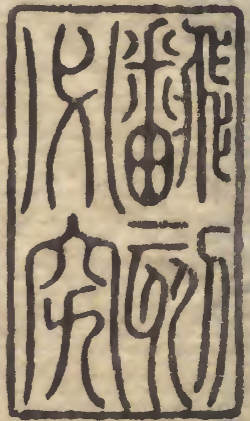
	八	和
	一七	書
	一八八	門
二	〇八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八	和	
二	七	書	
函	八		
大	二	冊	架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8781
冊數	2 (1)	
函號	211	111



南郭先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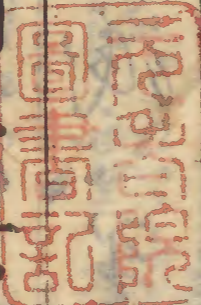
大東世語

江都書肆嵩山房梓



大東世語序

世語序



以余觀臨川氏之業別自子古
一家其於世說亦猶晉人之於
談也其亡更怡川耶而亡更晉
郢抑何難為繼也蓋四編稱創
調云夫以晉代之俗風氣所靡
唯談是覓靡不珠玉以投琳琅

以報而梁爛乎相暎葢累乎載
路彼一時也爰及臨川氏注指
為已疾世以之摠以資焉乃後探
觚家視於秦府孰不爭走何富
有也於乎雖才雖茂或使之必
二者集而其業成矣不然何世
不可為即或繼焉胡竟泯之耶

才不可為也至明有何氏語林
獨著其博該周悉既已羽翼矣見
稱而規擬摹倣猶且影嚮尚獲
謂方識者忘刪之役即取不當
舍此於華亭之不為已憾焉果
哉不可為也必二者集而後可
庶幾矣哉眼先生於

大東世語於是乎成。余交
業則家中古風氣。人士雅尚。瞭然
不翅若昧諸斯。何其詞旨。特梯
哥人乎。以予之敘事。特梯。臨川。亦
此何於我。

大東郡而距今數百餘載。世之
以乎。何憚不為。故遺茲。示後之人。

此予於我先生。醉其亡。亦有造
物微旨也。余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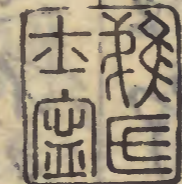
大東國史。多牒文獻。足徵。僅教
朝爾。移為。鹿物。不過十得。一也。則
空藉。邈焉。殆不可稽矣。勿已。則商
披野史。稱說。因此。不愈。焉。於。第
侏儻之語。取諸。濟。似則。確有。殊。五

磔礫以視物或埋也或埋也而磔
 礫以視數百餘載人知其物矣自
 斯撰始則難於新撰之數昌若俯
 指宗其與沐浴時後耳而目之
 如本文前而截之實自不同夫
 傷鄙矣其曰鄙矣廢之者誰適從
 而然然侏儒欲即文之卒亦逐
 迹而行鮮不迷復安必頃姑舍波孤
 以可後縱橫唯意所之福為何自
 波視家每見以為安實安知于鑿
 空逆古人之志俾支特埽祠首晉
 如志也唯其坊埽或于漢宮是也
 在我乎若曰以謂我不較寬也夫
 而取琢之不可以已也至令其煥

然易觀則田父不疑於為寶，漢力
欵尺珠寸玉，兼收不遺，分品比美，
亦云備矣。若夫呈章和歌，吐光方
言，雖易已璫，既少也，刻石惜也，終
字委地矣。且珠珞之似，雖多矣，為
信川之富者，宜不必異與。過求之，清
也。於是乎人將謂之，其出珠必江之

陽，豈其采玉必岷之崗，是不已。華
國采，蓋有大造于東也。注即不考
是法，而其所引，亦復侏侏，須改撰
成章自如，則匪直細繹，庸日萃之
其力也。抑又難哉。嗟乎，是書自一出，
世點者必有不知，而妄之，繼以無
二猥比之語，林心之，以相濟也。即韞

遂弗敢傳將焉用之或堞之謂何
遂從史必于此姑候賞音之士深
怡川者定候焉耳矣若乃遂作
之志先生自叙余小子何言寬區
改元十月卯冬鵲子與一序



大東世語自序

我中古時自北藤氏世官阿衡膏梁華腴莫非
族類肺腑之籍閱閱之胃猶尚夤緣然後得廁
其間諸附離之者倚其薦擢或因姻婭而取撫
仕其它庶姓之踈無敢企望青雲一切甘心泥
塗中而已於是一時濟濟焉跨踰臺閣之上者
冠冕承世資格異門而中間三四百歲俗為一
家矣豈啻若晉代王謝琳琅芝蘭別自為風者
哉而其情協令旨言中韶音亦且體氣所移養

物精所多用。蓋有自然而然者也。地之相去也。萬有餘里。世之相後也。數百餘歲。何其雅尚標望之相似也。余昔壯也。旁讀家乘所記。有感於此。其情言殆近。韶令者。乃且隨見。摘收既已。刪潤以屬稿矣。中遭冗劇。棄而不卒。其稿亦從散。亾。謂裨官瑣碎。奚足愁寘。爾來幾四十年。忙然遺忘。不復爲意。比歲衰病相薄。萬事已矣。若夫修辭居業。邈如隔世。偶見小子曝書。忽得此稿。於廢麓中。卽取而視之。心目再新。如出它手。反覆閱玩。足消長夏。仍重綜理。姑假臨川氏標目。選次附之。遂令小子繕寫焉。亦可以自供笑樂也。本因事而附標。不援標而選事故。亾者闕焉。竊竊依倣。非吾志也。序以語小子。南郭服元喬。

大東世語卷之一

德行

坂奥州當道

坂將軍田村之孫
廣野之子陸奥守

內肅如民夷安之沒後無資臨於棺殮所有布衾

一條而已

遺愛在人
至後思之

藤三守

真作之子也仕于大同承和之
間自東宮亮累遷至右大臣

早入大學受習五經立性温恭臨事明決常延詞客禮待盡歡

朝參塗遇學生必下馬而接之當時以此著稱

山田古嗣幼喪母

古嗣弘仁間人廉謹寡言母沒敬
事從母天性篤孝後遭父憂哀毀

禮過嘗讀書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

在流涕不禁卷帙為之沾濡

良亞相安世桓武帝之子葛原王之弟也賜姓良生

育貴寵少好鷹犬事騎射頗涉諸技亦稱多能比

及成立始讀孝經舍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

乎遂專勵志稱為名臣

藤朝台名良繩字朝台藤內磨之孫官職超遷同時

知名南年名南淵年名參議民部卿江音人阿保王之孫本

皆以年長在於其下朝台侍讀文章博士官至參議號曰江相公以文名

乃謂人曰如南江二子或碩學老成或朝家鹽梅

吾以年少才劣難在其上每相出入有慙於顏良繩

丁憂解職數月之後以本官起之是時云云又曰

左少將基經少有風骨才望素高時論皆推非常

器也先帝已重其雅量尤加親寵今共四品豈可

安席時有四位少將則中將辭職先賢所傳也吾

雖無古人之行竊託懷遠之慕今久妨賢路固宜

早避遂稱病篤屢以取暇辭退切至不肯就職詔

以年名為左大辨音人為右大辨基經為中將良

繩遷為左衛門督良繩後母安氏性悍諸子皆被

群偷夜入安養尼橫川慧之室所有都將去偶遺一

衣於路徒尼拾來納尼公尼公時臥紙被中乃曰

渠已以為已物。今雖遺落，不容復有於我。汝當速追與之耳。徒尼如其言，偷輩慚伏，并置諸物而去。

吏部郎藤貞高也省中暴死。小野右府藤實資，清慎公之孫，參議齊敏之子。

官至右大臣，稱賢。右府年九十二薨。時為侍中，命出屍外，吏咨從何

方。曰：應從東陳。於是當直諸人欲觀其屍，都盡聚

東。然後侍中俄命舉尸席，更從西陳，乃迎尸者外

接而去，竟無一人見其醜狀者。

藤公道隆法興公兼家長子，官至攝政，內大臣，號曰中關白。怨藤有國字賢，藤真

夏之裔，輔道之子，官參議。及執相權，乃奪其官祿，至御堂公

見後為政，得復官爵。道隆之子伊周內大臣，儀同三司，永延元后之

兄以罪左遷大宰帥。時有國為府大貳，聞伊周遠

流，慨然曰：伊父公之橫，我嘗無罪，見削奪爾。時自

為大辱，今帥公以相門后族，投竄遠裔，想亦自思

其辱，比我昔時殆倍。乃使其子迎，謂曰：屬有局守

不能候迎，今此遠移，下情宿志，奉公之時也。承乏

之役，唯公所命。帥公感慚其厚，殊相親善。

永觀律師源中納言國經之子，住禪林寺。補東大寺別當，為拜堂，向

南都履躋，徒行沙彌二人，一人負裝從耳，途遇奉

迎者自南來問之曰觀公為拜堂南行汝聞之邪
觀曰乞丐僧身是也

賀茂行祭都輦之俗多車上觀動乃爭地平氏盛時

小松平內府重盛平相國長子官內大臣稱小松公以車四五兩出

觀觀者徧側已無可駐地眾以公至恐當被驅除

果退數車而進公車既察其退者皆空車也公豫

令占觀地至乃相更耳咸云公之温仁不欲以貴

勢奪人爾平治中藤信賴作亂闕下義朝同謀詔平氏

平治之亂池家士宗清彌平兵衛為平氏生獲源義朝之

子賴朝左馬頭源義朝六條判官為義之子也平治中藤信賴作亂闕下義朝同謀詔平氏

伐之義朝敗奔濃州為其下所殺賴朝時年十三

相失於路被虜滅死配流伊豆後二十餘年承保

元上皇密詔率山東諸源舉義兵遂遣諸將討平

氏滅之詔授征夷大將軍總追捕使官至右大將

大納言位正二位建幕府鎌倉遥制天下憫其年少悉意保護乃令所

事池太夫人平清盛母也泣請之遂得宥死而竄豆州

年後賴朝為將軍誅平氏賴盛官大納言清盛異母弟池夫人所生別稱池家霸主鎌倉以書邀池亞

相賴盛官大納言清盛異母弟池夫人所生別稱池家暨宗清亞相乃語宗

清欲與俱宗清曰今乃執爻為公前驅固不敢辭

但此見邀料為報舊耳方今平氏殲凶宗清雖懦

若挾舊恩而東遊受榮有何面目見鎌倉公乎不

赴避去西州

鎌倉公朝賴出途見一老頭陀風韻頗高使人問之即

西行也公素欽行名乃大喜延請行乃至府行本

將家子孫西行本佐藤氏名憲清鎮守府將軍秀卿七世之孫官武衛後遁世為僧名圓

位又改少壯練習武事公因請問其略行曰自棄

以來家世所傳亦已散亡今乃風月之外都無所

記然亦不甚拒為公談兵一夕及旦將出公苦留

不可乃出銀造猫為贈行受而出門前見兒嬉便

與之去

波多盛通於鎌倉府俄受將軍命捕人時畠山重忠

平在側偶亦有助及受賞惡波多者證功非一人將

軍召畠山問之止道不識其事如人所稱但聞盛

通一人功而已毀者大慚

平泰時北條遠江守時政之孫陸奧守義時之子武藏守其父義時卒遺命曰

地之肥腴物之攻緻凡百所有固宜在嗣子家但

平復分其餘賑濟弟妹既而泰時曰我不肖忝承家

嗣何患不給弟妹則仰我生活是宜先焉耳乃擇

物良者悉分弟妹所餘於家唯窳物而已。

平武州泰時當路鎌府清廉率物諸將士贈賄有致
奇珍便不悅曰諸君厚情將無以難得見貺耶其
平價亦應不貲諸君雖富財出有用是既無益於我
而諸君有取於人寧可以玩好相共處穢乎盡隨
其價出償而止爾後無行貨者。

平宣時

非條庶族大佛氏陸奧守

老後謂人曰昔者相州

相摸守平時賴

夕見邀尋使再至曰既夜不必裝束願疾見臨
乃著故直垂去至則相州自挈酒出曰偶有此物

不可獨酌聊復迎爾恨無下物厨下或有餘食既
已中夜人靜煩君唯所自得余乃秉燭入厨徧索
無有僅見度上土器豆豉著餘棄在其中試且舉
至相州曰亦足矣乃暢然對酌遂至歡醉其時率

如是

相州為政鎌倉儉薄率物

平貞時

相摸守時宗之子代職

隱身為僧行脚遠地其實伺察

政事得失至京城南有茅屋人出汲者雖極貧額
其容不鄙乃入乞投宿終夕語次因問其舊主人
悽然曰昔嘗仕朝遭讒除名乃今如是問其曲悉

即久我源内府通基也。相國通光之孫通忠之客子也。至右大臣號愛宕。

平曰。何不訟讒白其無罪乎。主人曰。白無罪。則不得

不辨讒慝。辨讒慝。則不得不顯。君過。我不忍也。不

平德之身。祚衰家。亦天命已。又將誰咎。貞時後還鎌倉。上奏

朝廷。為訟其寃。遂復其官祿。先是。時賴憂遠。方多私。為遍巡諸州。貞時亦追其蹟。故二子之時。申寃

抑懲姦邪。政多得通。

平言語。以女士之器。立其家。其家。其家。其家。

善相公。王善清行。官參議。與紀納言。發昭。字寬。侍讀學士。至右大臣。辨中納言。以

論學事。時至相。詬罵外史。考言曰。二龍相鬪。它物

不可得助。

藤氏獻策。拜博士。自佐世。民部大輔管雄之子。文章博士。管給事昭宜公家。以

故公專推轂。始昭宜公。基經。中納言長良之第三子。為忠仁公嗣。相國攝政。封越前國

昭宜。薦令與獻策。時都良香。名言道。文章博士。為主司。紀

管諸儒。紛論未肯。而以公故。遂得獻策。良香嘗曰。

天。藤氏之盛。何求不得。若藤氏為博士。吾曹何處生

活。

源公忠。光孝帝之孫。大藏卿國紀之子。仕延喜帝。官右大臣。敏捷。公事無滯。常

好放鷹。亦能飼養。日日出獵。或有非毀者。在上前

言安有王之蓋臣。且作飼鷹師乎。上曰。萬事不懈。

旁及所好。固無不可。夙夜在公。亦復作得何事。忠

食分禽味。或試雜調兩處。雉肉噉之。進口即云。是某野雉。又進一口。即別云。是某野雉。一無違者。

天曆時。政治和平。稱踰延喜。上曰。世謂朕如何。主左

右曰。通衢皆言頗緩也。上曰。然則知非謗言。在上

不寬。古之聖誠也。

藤朝成。內府高藤之孫。泉大將定國之子。中納言中宮大夫。為廷尉。行

法。猛酷。聞將有大赦。前日遣吏斷獄。囚海賊三人。

手足殺之。于時云。賊遇朝成大赦。促刑。

黃門藤為輔。左大將定方之孫。左大將定方之孫。左大將定方之孫。曰。人故應如張

設屏風。小有屈曲。亦以此立。而自不失嚴正。若徑

欲方正。則倒。且不作事。人以為德言。

藤有國。以名譜與藤惟成。惟成驚曰。藤賢式大。藤賢有國

之字。式大。惟成之字。往日一雙也。何忽如斯。有國曰。寧入一

士之跨。欲超萬人之首。

江以言。大隅守仲宜之子。文。章博士式部大輔。自云。昔在丁年。早登甲

科。蓬宮芸閣。賜宴必蒙其召。王公卿相。詩席必列

其塵。雖慙才望之愚賤。未免風月之荷擔。

藤實資自少稱賢者而有好色之癖見美婦過門走

出而要之有側過者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實資曰

色色易賢

或難新月蓋謂月初藤公任

相國實賴之孫賴忠之子官大納言曰三

五夜中新月色何必初月

伊勢齋宮畔有狐叢土人神祠焉延久中有人射其

狐死州上朝議論其罪不源經信

左大臣重信之孫中納言通方

之子官大宰帥大納言在列乃獨誦言曰白龍魚服見困豫

且

新羅國使來曰國王后有病聞日本有良醫丹雅忠

典藥頭忠明之子願得遠假以託診治白河帝時下公卿議其

遣不眾議未決源帥信經後至乃云外國王妻死於

我都無關於是議定謝其國使時公卿報書以禮辭多闕輟不奏之

旨令江匡房作文有言雙鯉難達鳳池之浪扁鵲豈入雞林之雲

高陽院競馬讚前司明理春宮亮藤純素之子為擊鼓誤槌已

向勝者反失其人大怒馬上睨明理馳且罵曰禍

哉如許小事猶且誤失宜矣明理行成謙德公藤伊尹之孫

少將義孝之子官至大納言始稱一雙行成已到亞相于今腐

死舊讚司使我負失乃過亞相笑曰明理誤事被

罵乃並口吾名連及邪

菅廟祭用菅公忌日菅公名道真字三參議是善之子自貞觀中以文章博士對策

及第累進大將右大臣延喜中左降太宰帥尋薨正曆帝贈官相國建祠京城北野朝廷以時遣使

祭焉源亞相經信曰彼廟祀不宜用樂公文不云乎

仲秋翫月之遊避家忌以長廢公九月三十日菊邊命飲小序文

源納言顯基西宮左大臣高明之孫大納言俊賢之子官中納言常云願無罪

乃自得看配所月

白河帝謂左右曰吾文王也稽古文才不必躬自獨

擢用江匡房式部太輔匡衡曾孫大學頭成衡之子官大宰帥中納言豈非尚

文耶

藤成通堀川右府賴宗曾孫右大臣俊家之孫大納言宗通之子官大納言號曰侍從大納言

言詩用千里意已蕭條至云萬里更自遙遙

藤匠作俊綱始隨母為橘氏子本宇治公庶孽後復藤姓官修理大夫不與公諸子齒在伏

見莊雪後之晨宇治公賴通御堂相國道長長子官至關白大臣晚居

宇治號曰俄至匠作接待備盡精辦亦且不失山

野幽賞之趣公歡焉遂為勝會陪座之客戲曰主

人今日之儲定是昨夢不爾何急給如是邪匠作

曰。已是棲託此境。佳賞之儲。那可一日忘之。伏見

莊山水皆勝。艸木園亭。盡自然趣。有客時。或使人旅裝過山。以為遙觀。既自稱名園踰宅。宇治公值雪後。清朝欲有所遊觀。謂左右曰。俊綱常以莊誇言。今俄乘興。驚其不意。亦是佳譚。遂乃命駕。至則莊門鎖閉。寂無人影。徑庭之際。雪色皓漫而已。皆怪其無賞。雪待客之備。從者叩門。頻呼告公。至久之。應門者徐自旁徑出。開門。從者呵曰。公至。何不速應。門者曰。主公命禁跡雪上。乃迂迴山路。失迎至今。眾皆佳賞曰。殊勝。狼藉。遽開。公入賞雪。移時。陪客責主人曰。相公故至矣。君何不設盛饌。公笑乃令客益責。主人曰。厨傳尋到矣。且山林乏供。器物亦賤常耳。設有一二杯盤。都在山倉。遙隔無路。公曰。賤器何害。但須饌耳。主人乃起命取具。俄見家士十人。婢子十人。皆束裝鮮麗。導者一人。提倉鑰。先焉。後者一行。魚貫上山。先者已跡。後皆踐其痕而行。既乃杯盤銀器。人擎一物而返。返則最後

者為先。亦皆以次。依前痕而至。坐客遙看為歡。遂具盛饌。佳賞終日。公大極酣樂。

禪林僧正

名深覺。九條右府師實之子。東寺長者。法務大僧正。東大寺別當。長久中。壽八十九。

寂。使人請時相曰。時相宇治公也。法藏壞矣。願得檀越修

理之力。相公素敬僧正。即日令家吏率眾工。至便

請命僧正。色不怡。謂其人曰。歸語爾。相公如此。小

事即不解。何以為天下事。眾反命。相公思其旨。未

得頃側。有老女侍曰。僧正必是以腹為法藏。公乃

調美食饋之。僧正果悅。謝荅曰。得見施材。法藏已

修矣。

源師賴

左府師房之孫。中院右府顯房之子。官大納言。

中廢年餘後起拜納

言屬主釋奠事乃典禮曲悉一一審問藤參議成

通在座謂曰公練習故事舊矣獨以久廢故理亦

當少有失怠耳師賴不荅但道入大廟每事問成

通自悔失言

江都督

帥江

自鎮西歸京所得雜賄密識其貨當受與

不分載二艘渡海覆沒一艘非理貨船無事而到

江歎曰世已澆季神亦無靈

競馬人左將曹尾張兼時右將曹敦行為耦馳逐兼

時纏靴數脫而不墮然亦終以此後乃問敦行曰

未審不勝者宜向何方

兼時競馬未嘗有後

衆悅其言更多

纏頭

藤基俊

大納言宗俊之弟左衛門佐

源俊賴

亞相經信之子左京大夫

並是和

歌名家恒心相競基俊短俊賴以無學俊賴聞之

故曰文時朝綱無秀歌

菅文時江朝綱二人並以學材稱

躬恒貫之

無佳詩

凡躬恒紀貫之二人並以和歌稱

何必才學

平相國是刑部忠盛之子

清盛祖正盛讚岐守父忠盛刑部卿清盛後至大相

少時以父任寵進華族貴遊賤其門地多侮下

源之天仁帝曰若奪門地故應無若清盛華族爾初

平河帝寵祇園夫人後出賜忠盛夫人時已有娠上曰生兒女即還朕若男汝子之既生清盛當時人

無識者天仁帝密知之故云爾

妙音公師長宇治左府賴長之子保元初父賴長起

後歸復官至大政大臣號曰妙音公少坐父事竄土州後赦歸源按

類察資賢宮內卿有賢之子詣候之次問土州事公

不答乃慘然詠云韓康獨往之棲江澄明辨山水

或問法然上人曰弟子欲專念佛唯時為睡所障何

以除之上人曰方寤乃念可也時稱德音

大原諸講師相與往河內投宿一家主人接待頗謹

皆已解裝日猶未暝一師出書靜看主人問何書

文講師曰止觀也又恐其野過聽更道是止觀云

者爾非云四卷四止卷觀主人無言退且微誦曰

此之止觀天台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止觀諸法師

赧然大慚文

平氏既自沒海宗盛父子獨被囚入京宗盛平相國

長子重盛薨後嗣宗官至內大臣壽永中平觀者

氏舉族皆死西海宗盛及子清宗被虜受刑

喧擾有厲數人立看一人曰所謂厲憐王一人曰
平何也曰伊平宗第一人位高望重而不克治家既

陷友逆一家自殺而不能同死苟生就囚如是乎

妙不知醜甚固不若吾輩也傍人聞其言有理驚嘆

曰心智誠不由形醜乎厲曰病業耳釋尊入滅猶

爾現病戒賢智者不免病厲病那可耻

鎌倉幕出正旦會列三浦義村先至義村祖平義明父義澄共為鎌

大浦倉創業功臣族稱三浦已居止頭有頃千葉胤綱至

下總人千葉平忠常之子徑進踰義村坐即其上

義村愠色自語曰下總犬不知圍胤綱卒應曰三

浦狗齧其友浦與輪田同族輪田

藤亞相為家五條三品俊成之孫黃曰作歌之心如

過獨木橋方其撰思專慎不墜左右

貞應宮內後堀省郎內侍內外相更之際時方秋候

前內侍看直廬前楓樹日向來此樹纔有枝催

紅已覺秋色之至今日早辭不可復認一郎舉首

問問何方之枝藤郎永綱在側曰定是西方

或入患羅襪褌易壞頓阿小野宮能實曰羅襪者邊

大東世語 卷之二

如絲粗斷。鈿軸者。嵌螺間剝。然後以愛爾。

隱者某世累既盡。曾望月歎曰。吾死去。於世都無所

戀戀。但與天上辭。可惜一別耳。

僧圓爾東福寺開祖諡聖與管諫議為長。長守之子會丞相座。管

負世儒家。常欲折圓爾。丞相曰。兩雄相遇。可無一戰。

爾乃曰。久聞管公家世儒術。是不管色莊曰。然爾

蘇曰。我法授受。自世尊五十五世。達摩以來二十七

世。雖強弩窮矢。爾等尚以系受。忝稱釋氏。即以釋

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管不得應退。

文謂人曰。我擬以道義相角。而既陷伊重圍中。

有病癩者。川上見水。忽復發。已不覺墮。尸浮下流。里

餘偶止一洲。乃蘓自駭。且獨言曰。死乃得生。若生

必死。幸哉吾死。一道人聞此事。曰。忘乃得存。若存

必忘。幸哉吾忘。萬事盡然。

晉法顯在西域。見晉扇。不覺淚下。法顯佛國記曰。法顯去漢積年。所與

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艸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坼。或留或入。顧影唯已。心常懷悲。忽於此土佛邊。見

商人以晉地一白綃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或曰。在於異域。寧復作

此。柔態邪。弘融僧都曰。三藏可謂令情矣。

有爭田者。訟既不直。地入仇家。乃怒驅惡少年。使行刈其禾。而所過遵路。行且刈之。其主出啜曰。我地非爭分。遷怒妄刈。無理太甚。刈者曰。爭田不勝。而管刈勝者。禾固亦無理。既行非理。何禾不可刈。眾人會談及一秘事。或人曰。某許道人知此秘。登蓮法師在座。即起求雨具。座人問何之。蓮曰。欲詣某許。聞秘事。爾皆曰。方雨何乃太急。蓮曰。命理奄忽。那復為人。且待雨霽。

文和中傳國璽。劍在南朝。元弘帝出居南山。北帝後建朝與京師分爭。

嚴於京將即位。百官多疑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

禮眾議不決。時二條公藤良基。二條關白左大臣。道平之子。繼為關白。大政

大臣為相。足利公源尊氏。足利讚岐守貞氏之子。奉光明帝。至征夷大將軍。大納言。後

相國大為將。相公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為寶劍。

臣願當神璽以奉天朝。於是定策臨阼。

玄慧曰。酒有三遲。名人擬我行杯。而我左右相視不

輒受。一遲也。既受而不輒飲。待人目之。始下一遲。

也。既飲而欲復行。宅而他亦不輒受。一遲也。菅家文州

云。春物春情更問誰。紅樓一樹酒三遲。

政事

橘良基

治部太輔安吉之子

歷任五州。每罷歸。不載資財。常教

子孫以潔已。其子在公。

良基子男十一人。在公其第六子也。

問治政

之要。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

良基。仁和三年卒。清貧無資。沒

時。在黃門行平賻。以絹布。乃得殯葬。

一條源公

源雅信。寬平帝之孫。吏部王之子。官至左大臣。號曰一條。

以王孫任官。

朝事克治。不減老吏。人問其故。公曰。我以不才。尸

素宗籍。世事人情。未嘗歷試。乃自散列。時每班朝

位。必先入。入後。人退。默而習者多年。乃亦得知。一

二

平惟仲

中納言時望之孫。美濃守。珍材之子。官至大納言。

為肥州時。有請狀。

於列投上卿。源右府

雅信

為上卿。右府素已保護。惟

仲。爾日乃披狀。難詰。惟仲不滿。見色。右府曰。若此

狀。在列。固自應駁。退於里第。或亦應充。是朝政。爾

何怨哉。惟仲慚服。

長曆帝見庶官衣袖漸廣。不悅。密命侍中

藤資房。右府。任孫。

咨小野右府藤公。實公曰。誠如聖意。請臣先受罪。

以懲其餘人。必謂臣乃以老臣。亦猶如是。上從其

謀令公停朝杜門數日。朝衣無敢踰制者。或云延喜時藤

時平有此事

源亞相俊明。大納言俊賢之孫宇治隆國之子官大納言值公事時或遺

攜令篇乃取臆裁行。後校故事都無不中者。

藤為降。參議為房之子官左大辨於承保帝前讀諸奏事其日題

目殊多。帝有倦色為降欲畢聞佯為不悟猶讀數

事既餘五六帝不堪將起為隆猶為不見取一疏

云。伊勢祭主臣玄言申請天裁事高讀一發帝為

宗廟事故復坐遂得盡奏。

承保帝嘗夢藤顯賴。顯賴祖為房參議父顯隆中納言顯賴官中納言引手

進行故寵遇特重而為郎時奏進除目帝覽忽怒

裂便却擲顯賴懼退既而其父顯隆入見上云外

史諸遠未勘攝州公文者顯賴何由錄進上自勵

政事如此

北條泰時聽政日有訟獄甲既極口申陳已理及乙

者乃執要而對絕有辭甲者憮然不覺大息曰時

吾屈矣聞者嗤笑泰時獨感賞曰不然知過慄改

遁辭不已多是訟者情已吾聽獄久矣未曾見若

此人真率不吝矣。遂喻乙者中分其理。未嘗見哉。

青砥藤綱。夜涉水。從者誤失墜錢十文。以告藤綱。綱

乃命別出錢五十文。雇夫炬照水底。而搜索焉。訖

此得而歸。或笑其得不償失。綱曰。不爾。雇錢五十布

在民間。沒永十錢。永失世寶。是當惠爾。藤綱為北條氏治地

產。愛民施貧。事多仁蹟。其家不甚乏。而奉躬甚儉。衣無縑帛。下飯唯用鹽少許而已。

大東世語卷之一終

大東世語卷之二

文學

弘仁帝時。白氏文集一部。獨藏秘府。世未有睹者。帝

幸河陽館。賦詩云。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

來船。本白氏一聯也。試視野篁。野篁。參議峯守之子也。初幼隨父客

遊。歸京。頗好弓馬。不事學業。後慚悔。志學。十三試文章及第。官至參議。篁曰。聖製改

遙作空。更妙。帝驚曰。此樂天句也。本已作空。聊試

卿爾。乃卿詩情。已至與白氏同邪。

弘仁承和之間。傳聞唐國有白居易詩。而其集未

至。又有人傳云。在彼白傳。亦欽日本有野篁。其望

樓詩。蓋為野作。後遣使唐國。詔野篁克副。而與大

使有違言。遂罷不發。人以為憾。後長慶諸集始至。

其內與野詩句暗同者三。承和元年。野篁為聘唐副使。及五年。與四使俱

泛海將發。大使參議藤常嗣所駕第一船。水沃穿

已選定。配最牢者為第一船。今以損缺。乃復改易。專以利己。與他危害。大使而如是。何以率下。篁家

貧親老。但亦當退躬薪水。致匹夫之孝耳。因稱病不發。且作西道謠。以刺遣唐之役。其詞多犯忌諱。

帝覽大怒。於是朝議以為造船之初。私自占次。已非例也。篁含命使外國。而佯病不行。罪當死。遂減

一等。配流隱州。

嗟峨隱君子。源清或云是弘仁帝子。少長不冠婚。不與

入接。閉居耽學。無所不究。世傳隱君子愛吟元稹詩。不是花中偏愛菊。此

花開後更無花。忽見元形示之。曰。橘廣相。神祇。此花開盡為是。傳作後字誤也。

子。參議左太辨。式部太輔。贈中納言。為博士。對亦遇不通。即時策馬

必造西山質問焉。無不明了。廣相讀書敏速。橫看使通。字行無滯。

宗岡秋津。秋津參議左大辨。天長時人。老後應試登第。上恤其類

齡。特詔褒之。秋津拜恩舞蹈。猶不任感戴。退自殿

前。徑乘得意行。且狂歌。不覺到建禮門。忽復得句。

揚聲高誦。曰。今宵奉詔歡無極。建禮門前舞蹈人。

發狂不輟。衛士碎之。應曰：新進士某。衛士呵之曰：癡老學。乃敢作狂。此是禁門也。秋津初悟，因走上聞，愈憐之。

延喜省試。江音人詩有兩音字作平聲用者。諸博士難駁，殆將不第。江乃微誦管公詩：雀飛千里未離地上。聞其事，詔曰：諸儒雖才，孰與管公。於是登第。

都良香向管公自讚其氣，霽水消一聯。氣霽風梳新柳髮，水消浪

洗舊苔鬚公曰：下句鬼詞爾。長門守長盛之子，官大學頭。文自作申文倩

橘直幹。長門守長盛之子，官大學頭。文自作申文倩

野道風。參議峯守之孫，大貳葛絃之子，官內藏頭。書而進之上。天曆覽

以多陳沈滯之意。當時不悅，後禁省火上，避幸中

院。侍臣出寶器，移至行宮，上不問他。直云：直幹申

文無恙耶。直幹文道風書稱，為二絕，帝深重之。

管三品。文時，管公道真之孫，大學頭。高規之子，位三品，稱曰管三品。詩云：岸風論

力，柳猶強。其兄雅規嘲曰：強字誠強。三品更思不

得。良久乃咨曰：正當改何字。兄曰：吾亦不得。

天曆帝常召文臣。管文時等論文，帝以詩自負，勝於

文時。曾題宮鶯轉曉光。君臣同賦，帝作先成云：露

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以為壓卷。及文
 時作云。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裡音。帝悵
 然謂不可及。因命文時評御製。文時曰。聖作神妙。
 臣等誠不可企。但題已賦宮。而園不特宮中。則不
 知上句以何見宮字意。帝笑曰。園即朕宮內耳。文
 時曰。然固已上林園也。然亦未必。帝又問。朕作與
 卿優劣何如。不直則道不見。勿有所隱。文時曰。聖
 製固優。帝曰。不應爾。猶將何如。因顧侍中曰。若所
 不盡言者。異日所奏。都停勿受。蓋為恐嚇。欲其吐
 實。文時曰。實可稱持。帝強令詛誓。文時曰。臣詩實

犯帝坐。升一等。乃逃。帝愈感賞。
 天曆時。任用源侍中延光。批把大納言。初為藏人頭。有魚水之遇。

一侍中忽覺。上有踈待之色。數日未得其謂。懼不朝。

俄而召見。上曰。一學生藤雅材者。信濃守恒直之孫。玄道之子。

甚有文章。何以至今。余不奏為郎。任卿何物。侍中惶

懼。遽奏雅材為郎。文子。同。公。藤。雅。材。字。子。文。少。輔。云。

橘正通。少納言實利之子。官宮內少輔。不遇。每有浮海之歎。

中書王。後中書王具平也。天曆帝子。親王中務卿。先是延喜帝子兼明。拜中務卿。並有文才。

世稱曰前宅作序有云齡亞顏駟過三世而猶沈

恨同伯鸞歌五噫而將去橘正通初冬同賦紅源

為憲筑前守忠幹之子文章生伊賀在座怪尤謂

王曰此生有所思橘亦悽然墮淚明日果赴高麗

不歸以山曰一學小都林

一條帝內宴中書王籍屬叔父且以文學特詔侍宴

入王率多居家不喜朝儀裝其日黽勉內苦既而名

流亦皆盛列四條大納言公任源大納言俊賢至

詠江以言所作序曰周文王載車右江以言陪宴

賢才序語王心已樂而後驩欣終宴後語人曰當爾時

但覺通暢不知冠裳束身

蒼波路遠雲千里白霧山深鳥一聲橘直幹石山作

僧奮然西渡雲為霞鳥為蟲以為已作示人彼中

人云若作雲鳥乃佳

中原師任師任曾祖春宗為博士祖有作太史所掌

紀錄漸次悉已別寫藏家備副後朝錄多為工匠

所盜失事發普購乃得之其子家師任子師平師

兼達諸道為天文密癸博士以復全備時謂世家太史忠不失

守若微師任簡策幾亾

藤吏部敦光敦光官吏部侍郎世為大儒謂源顯季六條修理大夫曰君

當陞參議其途有五何以未調顯季曰然我嘗伺

上間從容聊有敢請上不許曰固亦須有文才而

後正自可由五途耳永承帝好學時要官多以學才授之

藤黃門顯隆永承時用事有寵人稱夜關白上嘗言

乃欲令作侍中然我正須堪作四韻詩者耳黃門

乃初學詩

江成衡匡衡之孫匡房之父世有家學藏書甚多乃設一藏室

四面紙窗躬自在其中校補繕緝晒日刷風無所

不至擇謹厚生四人在側令一人披繙一人補寫

一人作糊一人裝綴日以為常卒歲終身嘗曰吾

無異能可以修前貽後唯為江家秘書監守不損

失吾事畢矣

宇治公建平等院與六條源右府顯房中書王具平之孫左大臣師房

共行謀其地構門唯此

出為可公問右府寺門復有北出者邪右府曰不

記爾車後偶有江冠者匡房小時稱江冠者渠雖年少既且

博洽乃呼問之江對曰天竺那蘭陀寺戒賢論師

所住晉法顯佛國記曰祇洹精舍有二門一門震

旦西明寺圓淵法師道場我六波羅密寺空也上

平人所建皆是其出既有舊蹤唯公所依

釋能因初補水愷父元愷肥後太守永愷繼復知肥州

官為僧更名能因初見角夜節信帶刀情太相得

乃從錦囊中出小木柿曰太古長柄造橋是其鉞

柝久已寶重願以當束帛之贈節信太悅乃亦探

囊出乾蟲示之曰是井堤乾蛙余先愛養死後著

身至今請比編帶稱答盛意欣然相受而去長柄

古橋井堤蛙鳴詠歌者流並所奇賞

能因作白河秋風之詠自謂絕佳恨其不實乃令流

聞遠遊東奧潛匿半載每出後園面受風日假作

旅瘁之狀而後出示人云過白河關所詠聞者更

生興象

承保帝幸西河詩歌管絃分載三舟陪遊諸臣各隨

能分載源帥經信獨未至上頗不悅比乃至則皆

已泛中流源帥跪汀招呼舟人曰三舟不敢擇乞

因便迴棹見載人歎其兼達源帥乘管絃舟兼獻詩歌一云圓融帝時

公任乘三舟事同此

或人篤學而至老官不達將隱謂藤公賴長大政大臣忠實

次子法性公忠通異母弟官至左大臣保元中作亂死削官爵曰下官今且遁世

於已一無所惜但恨世人常言學令人窮恐以予

為口實愈趣絕學唯公家世台鼎必當到三公願

究學達才亦且為下官洗世口舌

藤俊憲作內宴序以稿視其父侍郎通憲文章博士實兼之子官少

納言博學無不兼達保元帝乳母夫也帝即位用事政尚名法後亦以苛刻敗其子俊賢至東宮學

上參議咨問焉侍郎粗看一過便云期已促矣宜速

繕寫上俊憲猶自留意徐閱一再而後起侍郎曰

此送曰是乃渠勝我處侍郎時亦作序稿懷之及觀

此作輟而不出

諸人夜集少納言通憲家題夜深催管絃同賦詩皆

已成敦周苦思獨未得興將索然主人使有安朗

詠乃唱曰第一第二絃索索自氏句也敦周聞已忽復

得句龍吟水霽兩三曲鶴唳霜寒第四聲詩遂成

矣殊至佳興

方正

和參議直綱一云真綱。大納言和氣清磨之子。官參議。方議人罪見法有

不平者爭不可得。乃歎曰。塵起之路。行人掩目。枉

判之場。孤直何益。去職閉門。無病而卒。時法隆寺僧善愷告

少納言登美直名所犯罪。有司欲聽斷。而伴善男方熾用事。枉護直名。反誣傍官。受非理之告。先令

明法博士。斷曲容之罪。諸博士畏避。不敢正言。直綱疾之。

北野菅廟前時。貴過者多。下車源經信。一日以公事

過不下。云朝典四品不拜。二品神不享。非禮。若下

恐復非禮。

源亞相俊明。營造佛像。奧藤清衡奧押領使鎮守府將軍使遣

黃金。託言聊獻。塑金之用。亞相不受。語人曰。清衡

負固東裔。恐有不軌。朝廷若遣追討使。身亦將與

其議。

源相公雅實六條右府顯房之子。官至大政大臣。有大體。醍醐僧正名

深寬和帝孽子。醍醐座主。以地產事。內奏白河帝。帝欲裁其事。

問相公公曰。臣以朝恩。亦有邑入。竊惟此且草隸

賤吏所守。由來都任。庶下未嘗通知其事。帝有愧

色。

奧家衡武衡。獷形漸露。源奧州義家。

義家祖賴信。父賴義。相繼以名

將。為陸奧守鎮守府將軍。數立戰功。義家亦紹其美。受陸奧守鎮守府任。寬治中。征武衡家衡平之。

作刺史。已為攻謀。有兵季方者。在刺史弟義光許。

二衡將貨誘之。故敬延請。乃將千金。曰。願奉以為

壽。季方不受。起將去。乃言。今且籍滅卿等家。此貨

亦皆我囊中物。爾何遽用之。為賊皆破膽。

承保帝建法勝寺。成問禪林永觀曰。功德幾何。觀默

頃。乃對曰。計當非罪耳。帝悵然。後戶部秦賢問觀

曰。宇治公建平等院。不知功力許多。觀曰。是餓鬼

道業耳

寬治時。夜讌奏樂。既且五更。上曰。傳道五常樂。急奏

至百遍。艸木為舞。今夕當驗。既而及五十遍。天將

旦。樂人豐時元。乃開簾看庭樹。動搖曰。妙哉。艸木

已舞矣。郎源顯雅六條右府顯房之子。官大納言。號楊梅。在座。不好

樂。直云。非舞風吹艸木耳。

西行初事德大左府公。

實定。德大左大臣實能之孫。右大臣公能之子。官左大將。

平左大後作僧。浪遊諸國。歷年。偶還京。先訪舊府公

臣。造門。見其寢屋上張繩。問人。人曰。為使鳶不得集。

爾西行曰為居何害此公俗情未脫不入而去

平相國將率兵劫幽上皇招集諸平子弟亦皆戎服

率兵來滿邸中小松内府患之欲諫後至故飾衣

裳而入從者如常相國及諸人遙望自失既下車

弟宗盛起近傍曰如此大事公何以不具兵内府

叱曰國家戎事是為大此是私耳何謂大乎保元上皇

既惡相國跋扈而近臣謀誅平氏事覺相國取殺之遂疑上皇欲幽別宮内府盡理諫之又以計折

相國心相國慙沮乃止其事

平相國既以威脅遷都福原爾後朝野艸率人心不

安相國乃會公卿議兩京臧否眾畏相國無敢開

口者八條中納言顯長之子官中納言獨乃極口毀

新京之惡於是即日定議還舊京或人謂納言曰

相國狼抗不可觸犯卿奈何獨盡言暴人之前哉

納言曰不爾吾固計此言必合相國心凡人欲建

任已違眾之事其初必忌異議都無問它既乃後

稍復有海方始與人謀相國雖猝悔心已生故會

眾有問爾何憚而不極口當時皆服其明決相國

亦由是知納言加意薦達一云宰相藤宗房云

源大將軍上_レ保元上皇。深欲令悅。悉出秘府名畫。令中使奉_レ至將軍館看玩。且詔曰。是朕所秘。卿在東國。固應未見耳。將軍乃對中使拜奏曰。陛下所寶。聖顏咫尺。賤臣賴朝。何敢寓目。不敢展開。謹具上_レ上皇。初謂將軍必有拜賞謝恩之言。於是中使歸奏。上皇頗慚。

源廷尉_レ京_{平氏克平}。義經左馬頭源義朝第九子。既將西伐。衛京都。朝廷依賴。亦有自恃功之意。兄賴朝在鎌倉。已之密遣人賊。不果。反被殺。於是賴朝奏請朝命。奪其職司。且遣將擊之。義經聞而避之。便去京都。遂間關諸州。將適西海。至渡

邊。因源番主人悉意護送。番坐此囚于鎌倉。十數年。日自束髮。到無復為言者。會天野遠景_{鎌倉愛將}將兵征高麗。有功而還。至渡邊。娶番妹。乃攜而東。番家咸喜。謂我主無憂。遠景亦深許諾。既入鎌倉。輒使人通意於番。番曰。丈夫坐此事死。又何慙焉。於渠不可為姻。乃出謝使曰。承賜至情。但僕無家妹。無由結姻。_{遠景怒反。譖之。拘囚益嚴。番傲然不為憂。及伐奧事起。鎌倉公赦番。召謂曰。為此大事故。繫留汝久。汝曠將在。此役多給戎具遣之。有功。終復舊土。}和田之亂。波多忠綱有功。事平三浦義村。爭先功。平

相州義時心黨三浦乃引忠綱於無人處軟語諭之曰將軍既以義村功為第一不可爭已且足下以無伐功而受賞不亦善乎忠綱厲色曰士之執兵赴敵必死不顧亦為身後爾不賞無恤安肯為讓人而自沒功名乎和田義盛有怨北條氏俄襲鎌倉府變起念卒忠綱首獨奪擊破之時頃義村率兵來援皆有功既而爭先忠綱不屈將軍問金子某金子曰赤甲而騎驄者一先破賊終以忠綱為首功

雅量

寬和帝時藤道長與二兄道隆道兼也子別見少同為郎一

夕雨暗皆在上前譚及怪事移時坐懷畏怖上曰誰冒此黑闇能詣無人處者耶道長曰臣可詣上壯之乃命兄弟三人曰道隆宜往豐樂院還道兼仁壽殿道長大極殿各宜出某某門時已三更二兄畏縮不得已而起道長曰臣固獨往願假左右小斫刀當取證來乃去俄頃二兄各走歸曰途已見怪不可得前股栗不定面色如土上大拍笑之良久道長徐還即上小木枒為信曰是所削取大極殿御牀南面下柱片也上遣令驗果爾二兄大

慚。...

永延登阼日有司設位忽見大極殿御牀側有血鬻

體大驚不祥走白法興相公兼家負信公忠平之孫九條贈相國師輔

之子官關白大政大臣號公方睡不應再言如初

乃跪待之公始乃為驚直問儀設已成否其人忽

悟大儀將成無可更理公故為不聞乃爾遂不言

而罷妖亦不徵二人曰...

法興公葬公卿會隴之夜眾邊騷擾未得其故自喪

主諸貴莫不惶懼惟御堂公最少初不動徐謂人

曰下官已遣人問知但馬驚佚耳源賴光六孫王經基之

孫多田滿仲長子歷任十五國守至左馬頭時在會退歎曰此公多帖

已堪為主將

袴垂盜名京都大盜夜見藤保昌民部卿元方之孫左京大夫致忠之子也

丹後守至正四位吹笛獨行欲劫奪之衣踵行里許數欲

發心坐畏難既乃抽刃逼從保昌徐停吹顧問其

名袴垂不覺屈伏自首作劫袴垂者也保昌曰奴

久聞之叱使從後復吹笛徐行到家取一袴與之

漸曰奴不足殺後乞求我勿復作爾

藤實方。左大臣師尹之孫。侍從。定時之子。中將陸奧守。意有怒。藤行成共在

省中。初都無言。忽起。手批落行成幘。擲之庭上。行

成言貌夷然。徐召侍史。令取幘。整戴之。乃斂容對

實方曰。未知罪由。忽見挫辱。請審其譴。而後應辨。

爾。實方作逃。時上適窺二人狀。乃重行成性。度。擢侍中。疏斥實方。命使東奧。

藤公伊周。赦還自太宰府。為儀同三司。當御堂。相公

上御獄。時有流言。儀同懷雙。相公之志。相公往反。

頗有戒心。既還。儀同聞流言。心慙之。強顏來候途

中。起立。相公惜其色。便命左右。取雙陸局。手自拂

拭。相迎。口與卿不對久矣。聊可破寂寥。儀同意色

始安。遂共相對。賭物競音。歡笑到日。洗然不觀介

意。

源義家。微服。夜至人家。安宗任一人為僕從。奧平。賊魁。安貞。

任死。其弟宗任降。義家愛其技力絕人。乞以為留從兵。甚相親暱。宗任亦畏服其勇武。事之無貳。

在中門。其夜雨甚。聞有劫盜數十人。持炬窺門。犬

吠。自中門出。宗任試以募目。小箭射犬。犬吠且走。

復射再中。義家於內問誰。應曰宗任。義家曰。注矢

之疾。何乃輕躁。盜聞之。相驚曰。咄咄。八幡公在。乃

逃

義家常行。一從者持刀耳。一日詣掘川公府對

止。義家在斯不聽而過。義家急呼從者停從者便

追大呼曰。八幡公在。奚不止。於是投刃就縛。俄而

兵至者四五十人。遂拘而去。其兵應卒。未嘗

見其所在。人始知其常備變。益畏其武威。

三條藤内府。公教中納言公實之孫。三條隣家一少

將。右少將藤公重。黃門通季之子。有怒内府家人。手投巨石。迸中

格子。礮聲響座。府公適對客。客有驚色。公問左右

何事。左右言。隣公忿事。如是。公微笑。語客請少内

之。得無近殆邪。既而復投。公曰。果爾。與客閑談。神

色如常。

伶人用光西使。船上遙見海賊舟。擬我至。乃整衣登

舵樓上。待之。漸近。則徐吹筆策數奏。意色蕭條。曲

音甚苦。賊皆墮淚。更與所得贓物而解去。于時云。

今世尚有劉王喬。

藤範清所撫愛女三四歲。病甚危篤。值僚友邀射。舍

忍出場。相與歡笑。不形憂色。忽有人來耳語。告女

死。範清獨目所親善源衛尉。後慕範清。亦低聲言。

彼事既已矣。餘都不出言。終場眾無知者。衛尉後

謂人曰。如是性度。不可及已。

法印靜賢少納言藤通憲之子。法勝寺執行法印。許一丈夫稱有臂力。

與一小冠爭奕。以小刀刺小冠臍下。已徹小冠不

駭。便進奪其刀。伏大男子騎其上。將已刺殺。顧披

已創。自視乃曰。既至如是。殺汝亦易耳。而吾創既

劇。不可活也。殺汝無益。乃免之。至師前。曲說事由。

然後斃人。莫不憫惜。

平内府重盛詣皇后宮。典侍迎接。偶有巨蛇出座。内府

獨見之。乃慮驚惶。女侍以及后。便以左右手壓其

首尾。袖掩之。徐捕而起。呼人。源仲綱三位賴政之子伊豆守

應來。乃受而去。宮内終無知者。明日内府遺仲綱

馬。賞其鎮靜。仲綱答書曰。拜賜謹謝。抑明公昨日

事何似。還城樂哉。還城樂舞容。作捕蛇勢。

廷尉廳行事。吏章兼車牛。自脫入廳。上大理牀。伏衆

驚。以為怪。議當送牛。陰陽家禳焉。德大藤相國實

基左大臣公繼之子獨曰。牛無意而有蹄足。何處不到。廷

弱官人。適會公事。輒被奪一牛。是可憐恤。遂從其

議。返牛其主。竟無凶災。

經營龜山宮。既已除地。見大冢。内有蛇無數。土人相

傳為地主神事聞上下其議僉謂神占地久不可
妄動德大相國曰蟲在土土若有神亦無邪今建
皇居何崇之有徑命發冢捕蛇悉投水流衆疑乃
止。

識鑒

文德帝聞紀夏井名召見也夏井美濃守紀善岑之子
人温雅又有才思學書野篁既而野歎曰紀三郎
可謂真聖又從伴勝雄習圍碁工已過師文德帝
與宮人戲藏鉤令夏井射之夏井曰小女青衣而
簪白花者左手中右有之帝乃得之大喜又精醫藥
後在土州山澤所在采藥濟民人多得效驗夏井衣履麤弊左右咸嗤

之上曰是疲駿也非汝等所知遂有殊寵

藤太秀卿左大臣藤魚名之裔河内守村雄之子為
武藏守唱義討平將門遂克斬之以功受

賞下野州聚強族在東聞平將門興將軍平良將
因稱田原

之子承平中據總州相馬城反自立稱王置設百
官威震關東藤秀卿與平貞盛戮力攻之斬將門

傳首京師初欲與之請見將門方梳髮遽喜出迎
與黨皆平

髮不遑理衣不及更藤太心已小其躁無量既而

饌至對食將門下箸飯途落汚袴輒看自拂拭藤

罷謂人曰將門小豎子耳安足與圖大事遂反伐

滅之

平將門在京候吏部王敦實。字多帝之子。一品式部卿。第歸平貞盛

鎮守府將軍國香之子。將門從兄也。後至遇門一眄而過既而謂王

曰屬不具兵不克殺豎子恨為國家遺患爾後將

門果作逆

天曆帝命江朝綱江相公音人之孫。少納言玉淵之子。能登守。菅文時各

擇白集壓卷詩一首別封上帝啓之則同采送蕭

處士遊黔南之作帝歎曰卿等鑒識何乃符合每江

語人曰。後來必以吾與菅為一雙。

栗田公在衡中納言藤山蔭之孫。但馬守有賴之子。字藤文。以學累進。仕天慶時。及圓融帝。

至在大臣。薨年七十九。號曰栗田。才學不必廣博而前識過人每

有帝問應對明詳。嚴據典故。未嘗有窮。每朝上車

中行且披覽一書。及入承顧問必其書事也。又恪

勤見稱。一日風雨甚。衛士相謂設是在衡恐不可

參。言未畢。雨衣滲漉。衝冒乃至。

丹後大守藤保昌還任。與佐山中。遇白髮武人乘匹

馬者。狀頗矍鑠。見大守來。引避樹後。傾笠駐立。導

騎充其不下。乃欲訶之。保昌止之曰。第往此翁非

凡。其駐馬之形。甚有舊將風。既過。復遇故衛尉平

致經多率徒屬行致經乃迎揖且問曰先有一老
當過田舍翁寧復無失禮於大守邪是僕父耳乃
別保昌顧從者曰向翁即平致賴也汝曹殆且失
誤源賴信藤保昌平維衡平致賴世稱四雄皆數著武功

御堂相公出塗見小童逐馱馬行且披書乃令近前
視之果具奇骨目有重瞳公乃取資給令就江匡
衡匡衡見後見後專學後遂作名士廣才博覽無不兼綜又
傳修養方有壽考稱即江學士時棟也

源左府雅信一條左大臣少時平納言時望惟範請其父

吏部王親王敦實見雅信謂王云位官竝極高願以下

官子孫託之後果如其言時望已卒左府以其知
已言為其孫惟仲每事保存

平珍材時望之子為介讚州時納婦生惟仲後惟仲與母

俱來京珍材見輒曰兒當到亞相但復有以貪損
他日宜慎惟仲作太宰帥坐事中廢後復作大納
言

承保中詔江匡房搜朗詠集餘句具四韻上至於五

月蟬聲送麥秋唐李嘉祐詩遍索全詩未得或視一詩

云是也。江看未過曰。是手詎可便作此佳句不采。

後購得其本果假作也。人服其鑒。

源義家從父將軍。

賴義左馬頭源賴信之子。陸奧守鎮守府將軍。永承中奧安貞任反。

詔賴義以征東大將軍率東諸州兵征討。凡十二年克平。東征十二年平奧而

還。請宇治公話征戰事。江帥側聞之。先退出。私自

言。渠有將才。惜未知兵道。時義家從者聽得而志。

待其主出而告之。義家曰。此公必有教。追及謹請。

遂執弟子禮。受兵書。後寬治中。拜將征奧武衡方。

攻金澤城。行見鴈正將下。忽復亂。過去曰。是江公

所教。必當有伏。令軍避過。果賊數百在其野。孫子曰。鳥

起者。伏也。伏也。

九層塔修。或云。上層金造。竊以牛皮換焉。帝白河命。

佛上某登視。信否。某乃登半而不。懲懼殊甚。乃流

淚。謂人曰。躬且不暇安。能盡層而辨其黑白耶。乃

奉公亦但為身爾。寧復其受。不遂命之罪。上憐其

癡狀。笑不罪其事。亦寢。時人皆言。凌雲之懼。故應

爾爾。藤顯隆曰。伊故自作。此令監者免罪。其愚不

可及也。

妙音相國曰頃來妓舞中忽有白拍子世傳白拍子自天仁中起

初倡者烏帽佩刀作丈夫裝後以其態不豔不用帽刀著水干衣舞又云藤通憲作其曲教妓令歌

舞其曲用商音其舞數數仰首作愁訴狀殆是亾

國之樂也世何翫之甚

天台座主明雲久我相國源雅實之孫問相者曰身

亦有兵仗之厄乎相者曰有之或問何以知之曰

公身故應無傷害之畏而今問如斯是乃其兆耳

果中流矢而沒安泰親占明雲曰以陰陽占視之明是日月而下被雲障不祥明雲

後問藤通憲有兵禍之兆果想是也

松公攝政基房相國藤忠實之孫法性相國忠通之上攝政關白太政大臣號松公取秦

兼國補府官闕番長下毛敦景譖兼國公問其欺

敦景曰兼國家貧躬自穿井於後圃公曰如是適

足以信無他可毀也遂用之

石橋之敗源公賴朝從七騎逃既入總兵復來集然猶

未滿五千上總平弘常是總豪族懼向不速應分

兵為擊不服者遂統萬餘騎詣幕謁公未即出見

命土肥訥讓其遲滯曰姑且在後軍待指麾從事

弘常退謂人曰公敗後兵猶寡今吾率萬餘騎來



會若凡庸人必當咄咄喜迎不違好言今爾責讓
不宥公誠天授也他日為天下大將軍必矣

此語雖不取亦甚為高論前林氏公未嘗聞其

未嘗其正計懸乎心當其際漢武對向不步與公

日歸必與心合則其上離世間人雖天與亦非然

足以言無世世變也後世之

輝景以無國者皆謂自安其外對國公曰賊其

與國論以宮闈者其才足以審其情燕園公問其

大東世語卷之二終

此語雖不取亦甚為高論前林氏公未嘗聞其

